

在學識的宇宙中始終謙遜

曾愷悌

「我們只有獻出生命，才能得到生命。」

——泰戈爾

入世，是謫居在白色象牙塔中的醫學生們最大的挑戰；入世絕對比醫術更需要、且值得磨練，如同在大體解剖的課程中，接觸、挖掘一個曾經存在的生命，比支解、鑽研一個已經逝去的軀體更有意義。在傅克新老師八十載的歲月軌跡中，我只看見生命的掙扎與遺憾。循線而尋的過程中，老師遺留下來的並不多；不若其他消逝的生命一般，他並未留下太多記憶與歷



史，軀體竟然是最巨大甚至幾乎唯一的線索，伴以最稀薄的人生，進入我們的解剖台中。

我想像血管的蔓生如攀爬的藤，赭紅的血液最終如生命般乾涸。我想像昨日的肌膚浸泡以今日的藥水，肌理的紋路已描摹不出老師闔眼煞那的表情。我想像堅硬的骨如同教科書上作精準整齊的排列，肌腱蒼白地附著。我想像老師的齒咀嚼著苦澀遺言，臟腑因悲傷而糾結。我想像注視空洞病房、洞視生死的眼望向我們即將穿著的白袍，以求救的眼神。我想像一個皺縮的腦，填滿不得傳世的嘆息。我想像著這些，以我



人在死後到底能留下什麼東西？是讓子孫溫飽的財富？抑或是讓人會心一笑的溫馨回憶？或者更多？

——黃永瀚



將拿起的解剖刀械如運槳緩慢劃開一個悲傷的故事。

在大體解剖課程漫漫長路的最起點，我對自己和大體老師做出承諾。在課程開始之前，我承諾預先修習足夠且正確的知識，揣測預演神聖的儀式。在課程進行之中，我承諾以細心、嚴謹的技巧和肅穆、感恩的態度探索老師的身體。在課程結束之後，我承諾將實際操作的經驗和基礎理論結合，在學識的宇宙中始終謙遜並充滿渴望。

在時間的巨流中，人生百態在我們面前仍顯太過沉重；我期許自己能從這次與家屬的訪談經驗獲得靈感



和啟發，持續觀看世界，查覺世界，試圖嘗人間之煙、食人間之火。同時，有鑑於英國哲學家休姆（David Hume, 1711-1776）所言：『小孩眼中所見到的乃是世界的原貌。』我也期許自己不因此失去孩童之眼，在學習、醫學之遙途上不喪失好奇、熱情、同理心。成為一名良醫與我而言尚過於遠、大，在這個與大體非病人相伴的求學時期，我只願自己在傅克新老師面前仍是一位求知若渴的學生，在課堂上謙虛學習、充滿抱負並且認真負責。

大體老師的大愛，將化為鞭策我們向前的力量；
大體老師每堂課對我們的諄諄教誨，用身體教導
我們的每一字每一句，我們都將永遠謹記在心。

——李沛樺